

资治通鉴精华

下

毛主席床头总摆着一部《资治通鉴》，他一生读了十七遍，这是一部他读「破」了的书，他的治国安邦之道多得益于此。因此他说：

《通鉴》是一部值得再读的好书。



1287 \ 17

95
K204.3
21

资治通鉴精华
下



C

089322

(黔)新登字01号

责任编辑:黄涤明

封面设计:胡颖

技术设计:铁青

资治通鉴精华

胡国强 选编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长沙交通学院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092mm 1/32 印张:27.125 字数:850千字

1993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:精1000套 平2000套

ISBN7-221-02831-1/K·162 定价:(精)24.80元(平)16.50元

卷第一百四十一

齐纪七

高宗明皇帝建武四年 春，正月，丙申，魏立皇子恪为太子。魏主宴于清徽堂，语及太子恂，李冲谢曰：“臣忝师傅，不能辅导。”帝曰：“朕尚不能化其恶，师傅何谢也！”

初，尚书令王晏为世祖所宠任，及上谋废郁林王，晏即欣然推奉。郁林王已废，上与晏宴于东府，语及时事，晏抵掌曰：“公常言晏怯，今定何如？”上即位，晏自谓佐命新朝，常非薄世祖故事。既居朝端，事多专决，内外要职，并用所亲，每与上争用人。上虽以事际须晏，而心恶之。尝料简世祖中诏，得与晏手敕三百馀纸，皆论国家事，又得晏启谏世祖以上领选事，以此愈猜薄之。始安王遥光劝上诛晏。上曰：“晏于我有功，且未有罪。”遥光曰：“晏尚不能为武帝安能为陛下乎！”上默然。上遣心腹左右陈世范等出涂巷，采听异言。晏轻浅无防，意望开府，数呼相工自视，云当大贵；与宾客语，好屏人清闲。上闻之，疑晏欲反，遂有诛晏之意。

奉朝请鲜于文粲密探上旨，告晏有异志。世范又启上云：“晏谋因四年南郊，与世祖故主帅于道中窃发。”会虎犯郊坛，上愈惧。未郊一日，有敕停行，先报晏及徐孝嗣。孝嗣奉旨，而晏陈“郊祀事大，必宜自力。”上益信世范之言。丙辰，召晏于华林省，诛之，并北中郎司马萧毅、台队主刘明达，及晏子德元、德和。下诏云：“晏与毅、明达以河东王铉识用微弱，谋奉以为主，使守虚器。”晏弟诩为广州刺史，上遣南中郎司马萧季敞袭杀之。季敞，上之从祖弟也。萧毅奢豪，好弓马，为上所忌，故因事陷之。河东王铉先以年少才弱，故未为上所杀。铉朝见，常鞠躬俯偻，不敢平行直视。至是，年稍长，遂坐晏事免官，禁不得与外人交通。

初，魏主迁都，变易旧俗，并州刺史新兴公丕皆所不乐；帝以其宗室耆旧，亦不之逼，但诱示大理，令其不生同异而已。及朝臣皆变衣冠，朱衣满坐，而丕独胡服于其间，晚乃稍加冠带，而不能修饰容仪，帝亦不强也。

九月初，魏迁洛阳，荆州刺史薛真度劝魏主先取樊、邓。真度引兵寇南阳，太守房伯玉击败之。魏主怒，以南阳小郡，志必灭之，遂引兵向襄阳；彭城王勰等三十六军前后相继，众号百万，吹唇沸地。辛丑，魏主留诸将攻赭阳，自引兵南下；癸卯，至宛，夜袭其郛，

克之。房伯玉婴内城拒守，魏主遣中书舍人孙延景谓伯玉曰：“我今荡壹六合，非如向时冬来春去，不有所克，终不还北。卿此城当我六龙之首，无容不先攻取；远期一年，近止一月。封侯、枭首，事在俯仰，宜善图之！且卿有三罪，今令卿知：卿先事武帝，蒙殊常之宠，不能建忠致命而尽节于其仇，罪一也。顷年薛真度来，卿伤我偏师，罪二也。今鸾辂亲临，不面缚麾下，罪三也。”伯玉遣军副乐稚柔对曰：“承欲攻围，期于必克。卑微常人，得抗大威，真可谓获其死所！外臣蒙武帝采拔，岂敢忘恩！但嗣君失德，主上光绍大宗，非唯副亿兆之深望，抑亦兼武皇之遗敕；是以区区尽节，不敢失坠。往者北师深入，寇扰边民，辄厉将士以修职业。返己而言，不应垂责。”

永泰元年 春，正月，上有疾，以近亲寡弱，忌高、武子孙。时高、武子孙犹有十王，每朔望入朝，上还后宫，辄叹息曰：“我及司徒诸子皆不长，高、武子孙日益长大！”上欲尽除高、武之族，以微言问陈显达，对曰：“此等岂足介意！”以问扬州刺史始安王遥光，遥光以为当以次施行。遥光有足疾，上常令乘舆自望贤门入，每与上屏人为久语毕，上索香火，呜咽流涕，明日必有所诛。会上疾暴甚，绝而复苏，遥光遂行其策，丁未，杀河东王铉、临贺王子岳、西阳王子文、永阳王子峻、南康王子琳、衡阳王子珉、湘东王子建、南郡王子夏、桂阳王昭粲、巴陵王昭秀，于是太祖、世祖及世宗诸子皆尽矣。铉等已死，乃使公卿奏其罪状，请诛之，下诏不许；再奏，然后许之。南康侍读济阳江泌哭子琳，泪尽，继之以血；亲视殡葬毕，乃去。

魏镇南将军王肃攻义阳，裴叔业将兵五万围涡阳以救义阳。魏南兖州刺史济北孟表守涡阳，粮尽，食草木皮叶。叔业积所杀魏人高五丈以示城内；别遣军主萧瑱等攻龙亢，魏广陵王羽救之。叔业引兵击羽，大破之，追获其节。魏主使安远将军傅永、征虏将军刘藻、假辅国将军高聪等救涡阳，并受王肃节度。叔业进击，大破之；聪奔悬瓠，永收散卒徐还。叔业再战，凡斩首万级，俘三千余人，获器械杂畜财物以千万计。魏主命锁三将诣悬瓠。刘藻、高聪免死，徙平州；傅永夺官爵；黜王肃为平南将军。肃表请更遣军救涡阳，魏主报曰：“观卿意，必以藻等新败，故难于更往。朕今少分兵则不及制敌，多分兵则禁旅有阙，卿审图之！义阳当止则止，当下则下；若失涡阳，卿之过也！”肃乃解义阳之围，与统军杨大眼、奚康生等步骑十万余救涡阳。叔业见魏兵盛，夜，引兵退；明日，士众奔溃，魏人追之，杀伤不可胜数。叔业还保涡口。

夏，四月。大司马会稽太守王敬则，自以高、武旧将，必不自安。

上虽外礼甚厚，而内相疑备，数访问敬则饮食，体干堪宜。闻其衰老，且以居内地，故得少宽。前二岁，上遣领军将军萧坦之将斋仗五百人行武进陵，敬则诸子在都，忧怖无计。上知之。遣敬则世子仲雄入东安尉之。

仲雄善琴，上以蔡邕焦尾琴借之。仲雄于御前鼓琴作《懊恼歌》，曰：“常叹负情侬，郎今果行许。”又曰：“君行不净心，那得恶人题！”上愈猜愧。

上疾屡危，乃以光禄大夫张环为平东将军、吴郡太守、置兵佐以密防敬则。中外传言，当有异处分。敬则闻之，窃曰：“东今有谁，只是欲平我耳；东亦何易可平！吾终不受金甌！”金甌，谓鸬也。

敬则女为徐州行事谢朓妻，敬则子太子洗马幼隆遣正员将军徐岳以情告朓：“为计若同者，当往报敬则。”朓执岳，驰启以闻。敬则城局参军徐庶，家在京口，其子密以报庶，庶以告敬则五官[掾]王公林。公林，敬则族子也，常所委信。公林劝敬则急送启赐儿死，单舟星夜还都。敬则令司马张思祖草启，既而曰：“若尔，诸郎在都，要应有信，且忍一夕。”

其夜，呼僚佐文武樽蒲，谓众曰：“卿诸人欲令我作何计？”莫敢先答。防阁丁兴怀曰：“官祇应作尔！”敬则不应。明旦，召山阴令王询、台传御史钟离祖愿，敬则横刀跂坐，问询等：“发丁可得几人？库见有几钱物？”询称“县丁猝不可集”；祖愿称“库物多未输入。”敬则怒，将出斩之，王公林又谏曰：“凡事皆可悔，唯此事不可悔；官詎不更思！”敬则唾其面曰：“我作事，何关汝小子！”丁卯，敬则举兵反，招集，配衣，二三日便发。

五月，是时上疾已笃，敬则仓猝东起，朝廷震惧。太子宝卷使人上屋，望见征虏亭失火，谓敬则至，急装欲走。敬则闻之，喜曰：“檀公三十六策，走为上策，计汝父子唯有走耳！”盖时人讥檀道济避魏之语也。敬则之来，声势甚盛，裁少日而败。

台军讨贼党，晋陵民以附敬则应死者甚众。太守王瞻上言：“愚民易动，不足穷法。”上许之，所全活以万数。瞻，弘之从孙也。

上赏谢朓之功，迁尚书吏部郎。朓上表三让，上不许。中书疑朓官未及让，国子祭酒沈约曰：“近世小官不让，遂成恒俗。谢吏部今授超阶，让别有意。夫让出人情，岂关官之大小邪！”朓妻常怀刃欲杀朓，朓不敢相见。

己酉，上殂于正福殿。遗诏：“徐令可重申前命。沈文季可左仆射，江祐可右仆射，江祀可侍中，刘暄可卫尉。军政事委陈太尉；内

外众事，无大小委徐孝嗣、遥光、坦之、江祐，其大事与沈文季、江祀、刘暄参怀。心膂之任可委刘俊、萧惠休、崔慧景。”

上性猜多虑，简于出入，竟不郊天。又深信巫觋，每出先占利害。东出云西，南出云北。初有疾，甚秘之，听览不辍。久之，敕台省文簿中求白鱼以为药，外始知之。

太子即位。

太子即位。

八月，葬明皇帝于兴安陵，庙号高宗。东昏侯恶灵在太极殿，欲速葬，徐孝嗣固争，得逾月。帝每当哭，辄云喉痛。太中大夫羊阐入临，无发，号恸俯仰，帻遂脱地，帝辍哭大笑，谓左右曰：“秃鹫啼来乎！”

九月，己亥，魏主闻高宗殂，下诏称“礼不伐丧”，引兵还。庚子，诏北伐高车。

魏主得疾甚笃，旬日不见侍臣，左右唯彭城王勰等数人而已。勰内侍医药，外总军国之务，远近肃然，人无异议。右军将军丹阳徐璠善医，时在洛阳，急召之。既至，勰涕泣执手谓曰：“君能已至尊之疾，当获意外之赏；不然，有不测之诛。非但荣辱，乃系存亡。”勰又密为坛于汝水之滨，依周公故事，告天地及显祖，乞以身代魏主。魏主疾有间，丙午，发悬瓠，舍于汝滨，集百官，坐徐璠于上席，称扬其功，除鸿胪卿，封金乡县伯，赐钱万缗；诸王别饷赉，各不减千匹。

卷第一百四十二

齐纪八

东昏侯永元元年 二月，魏主连年在外，冯后私于宦官高菩萨。及帝在悬瓠病笃，后益肆意无所惮，中常侍双蒙等为之心腹。

彭城公主为宋王刘昶子妇，寡居。后为其母弟北平公冯夙求婚，帝许之；公主不愿，后强之。公主密与家僮冒雨诣悬瓠，诉于帝，且具道后所为。帝疑而秘之。后闻之，始惧，阴与母常氏使女巫厌祷，曰：“帝疾若不起，一旦得如文明太后辅少主称制者，当赏报不赀。”

帝还洛，收高菩萨、双蒙等，案问，具伏。帝在含温室，夜引后入，赐坐东楹，去御榻二太馀，命菩萨等陈状。既而召彭城王勰、北海王详入坐，曰：“昔为汝嫂，今是路人，但入勿避！”又曰：“此姬欲手刃吾胁！吾以文明太后家女，不能废，但虚置宫中，有心庶能自死；汝等勿谓吾犹有情也。”二王出，赐后辞诀；后再拜，稽首涕泣。

入居后宫，诸嫔御奉之犹如后礼，唯命太子不复朝谒而已。

庚子，魏主疾甚，北还，至谷塘原，谓司徒懿曰：“后宫久乖阴德，吾死之后，可赐自尽，葬以后礼，庶免冯门之丑。”又曰：“吾病益恶，殆必不起。虽摧破显达，而天下未平，嗣于幼弱，社稷所倚，唯在于汝。霍子孟，诸孔明以异姓受顾托，况汝亲贤，可不勉之！”懿泣曰：“布衣之上，铎为知己毕命，况臣托灵先帝，依陛下之末光乎！但臣以至亲，久参机要，宠灵辉赫，海内莫及；所以敢受而不辞，正恃陛下日月之明，恕臣忘退之过耳。今复任以元宰，总握机政；震主之声，取罪必矣。昔周公大圣，成王至明，犹不免疑，而况臣乎！如此，则陛下爱臣，更为未尽始终之美。”帝默然久之，曰：“详思汝言，理实难夺。”乃手诏太子曰：“汝叔父懿，清规懋赏，与白云俱洁；厌荣舍绂，以松竹为心。吾少与绸缪，未忍睽离。百年之后，其听懿辞蝉舍冕，遂其冲挹之性。”以侍中、护军将军北海王详为司空，镇南将军王肃为尚书令，镇南大将军广阳王嘉为左仆射，尚书宋弁为吏部尚书，与侍中、太尉禧、尚书右仆射澄等六人辅政。

高祖友爱诸弟，始终无间。尝从容谓咸阳王禧等曰：“我后子孙邂逅不肖，汝等观望，可辅则辅之，不可辅则取之，勿为它人有也。”亲任贤能，从善如流，精勤庶务，朝夕不倦。常曰：“人主患不能处心公平，推诚于物。能是二者，则胡、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矣。”用法虽严，于大臣无所容贷，然人有小过，常多阔略。尝于食中得虫，又左右进羹误伤帝手，皆笑而赦之。天地五郊、宗庙二分之祭，未尝不身亲其礼。每出巡游及用兵，有司奏修道路，帝辄曰：“粗修桥梁，通车马而已，勿去草铲令平也。”在淮南行兵，如在境内，禁士卒无得践伤粟稻；或伐民树以供军用，皆留绢偿之。宫室非不得已不修，衣弊，浣濯而服之，鞍勒用铁木而已。幼多力善射，能以指弹碎羊骨，射禽兽无不命中；及年十五，遂不复畋猎。常谓史官曰：“时事不可以不直书。人君威福在己，无能制之者；若史策复不书其恶，将何所畏忌邪！”

彭城王懿与任城王澄谋，以陈显达去尚未远，恐其覆相掩逼，乃秘不发丧，徙御卧舆，唯二王与左右数人知之。懿出入神色无异，奉膳，进药，可决外奏，一如平日。数日，至宛城，夜，进卧舆于郡听事，得加棺敛，还载卧舆，内外莫有知者。遣中书舍人张儒奉诏徵太子；密以凶问告留守于烈。烈处分行留，举止无变。太子至鲁阳，遇梓宫，乃发丧；丁巳，即位，大赦。

彭城王懿跪授遗敕数纸。东宫官属多疑懿有异志，密防之，而

勰推诚尽礼，卒无间隙。咸阳王禧至鲁阳，留城外以察其变，久之，乃入，谓勰曰：“汝此行不唯勤劳，亦实危险。”勰曰：“兄年长识高，故知有夷险；彦和握蛇骑虎，不觉艰难”禧曰：“汝恨吾后至耳。”

勰等以高祖遗诏赐冯后死。北海王详使长秋卿白整入授后药，后走呼，不肯饮，曰：“官岂有此，是诸王辈杀我耳！”整执持强之，乃饮药而卒。丧至洛城南，咸阳王禧等知后审死，相视曰：“设无遗诏，我兄弟亦当决策去之；岂可令失行妇人宰制天下，杀我辈也！”谥曰幽皇后。

初，高宗虽顾命群公，而多寄腹心在江祐兄弟。二江更直殿内，动止关之。帝稍欲行意，徐孝嗣不能夺，萧坦之时有异同，而祐执制坚确，帝深忿之。帝左右会稽茹法珍、吴兴梅虫儿等，为帝所委任，祐常裁折之，法珍等切齿。徐孝嗣谓祐曰：“主上稍有异同，讵可尽相乖反！”祐曰：“但以见付，必无所忧。”

帝失德浸彰，祐议废帝，立江夏王宝玄。刘暄尝为宝玄郢州行事，执事过刻。有人献马，宝玄欲观之，暄曰：“马何用观！”妃索煮肫，帐下谿暄，暄曰：“旦已煮鹅，不烦复此。”宝玄恚曰：“舅殊无渭阳情。”暄由是忌宝玄，不同祐议，更欲立建安王宝寅。祐密谋于始安王遥光，遥光自以年长，意欲自取，以微旨动祐。祐弟祀亦以少主难保，劝祐立遥光。祐意回惑，以部萧坦之。坦之时居母丧，起复为领军将军，谓祐曰：“明帝立，已非次，天下至今不服。若复为此，恐四方瓦解，我期不敢言耳。”遂还宅行丧。

祐、祀密谓吏部郎谢朓曰：“江夏年少，脱不堪负荷，岂可复行废立！始安年长，入纂不乖物望。非以此要富贵，政是求安国家耳。”遥光又遣所亲丹阳丞南阳刘泓密致意于朓，欲引以为党，朓不答。顷之，遥光以朓兼知卫尉事，泓惧，即以祐谋告太子右卫率左兴盛，兴盛不敢发。祐又说刘暄曰：“始安一旦南面，则刘泓、刘晏居卿今地，但以卿为反覆人耳。”晏者，遥光城局参军也。暄阳惊，驰告遥光及祐。遥光欲出朓为东阳郡，朓常轻祐，祐尉议除之。遥光乃收朓付廷尉，与孝嗣、祐、暄等连名启“朓扇动内外，妄贬乘舆，窃论宫禁，间谤亲贤，轻议朝宰。”朓遂死狱中。

暄以遥光若立，已失元舅之尊，不肯同祐议；故祐迟疑久不决。遥光大怒，遣左右黄野庆刺暄于青溪桥。晏庆见暄部伍多，不敢发；暄觉之，遂发祐谋，帝命收祐兄弟。时祀直内殿，疑有异，遣信报祐曰：“刘暄似有异谋。令作何计？”祐曰：“政当静以镇之。”俄有诏召祐入见，停中书省。初，袁文旷以斩王敬则功当封，祐执不与；帝使

文旷取祏，文旷以刀环筑其心曰：“复能夺我封不！”并弟祀皆死。刘暄闻祏等死，眠中大惊，投出户外，问左右：“收至未？”良久，意定，还坐，大悲曰：“不念江，行自痛也！”

江祏等既败，帝左右捉刀、应敕之徒皆恣横用事，时人谓之“刀敕”。萧坦之刚很而专，嬖幸畏而憎之；遥光死二十馀日，帝遣延明主帅黄文济将兵围坦之宅，杀之，并其子秘书郎赏。

初，高宗临殂，以隆昌事戒帝曰：“作事不可在人后。”故帝数与近习谋诛大臣，皆发于仓猝，决意无疑。于是大臣人人莫能自保。

九月，枝江文忠公徐孝嗣，以文士不显同异，故名位虽重，犹得久存。虎贲中郎将许准为孝嗣陈说事机，劝行废立。孝嗣迟疑久之，谓必无用干戈之理；须帝出游，闭城门，召百僚集议废之。虽有此怀，终不能决。诸嬖幸亦稍憎之。西丰忠宪侯沈文季自托老疾，不豫朝权，侍中沈昭略谓文季曰：“叔父行年六十，为员外仆射，欲求自免，岂可得乎！”文季笑而不应。冬，十月，乙未，帝召孝嗣、文季、昭略入华林省。文季登车，顾曰：“此行恐往而不反。”帝使外监茹法珍赐以药酒，昭略怒，骂孝嗣曰：“废昏立明，古今令典；宰相无才，致有今日！”以瓠掷其面曰：“使作破面鬼！”孝嗣饮药酒至斗馀，乃卒。孝嗣子演尚武康公主，况尚山阴公主，皆坐诛。昭略弟昭光闻收至，家人劝之逃。昭光不忍舍其母，入，执母手悲泣，收者杀之。昭光兄子昙亮逃，已得免，闻昭光死，叹曰：“家门屠灭，何以生为！”绝吭而死。

十二月，陈显达发寻阳，骑官赵潭注刺显达坠马，斩之，诸子皆伏诛。

卷第一百四十三

齐纪九

东昏侯永元二年 春，正月，豫州刺史裴叔业闻帝数诛大臣，心不自安；登寿阳城，北望肥水，谓部下曰：“卿等欲富贵乎？我能办之！”及除南兖州，意不乐内徙。会陈显达反，叔业遣司马辽东李元护将兵救建康，实持两端；显达败而还。朝廷疑叔业有异志，叔业亦遣使参察建康消息，众论益疑之。叔业兄子植、颺、粲皆为直阁，在殿中，惧，弃母奔寿阳，说叔业以朝廷必相掩袭，宜早为计。徐世檨等以叔业在边，急则引魏自助，力未能制，白帝遣叔业宗人中书舍人长穆宣旨，许停本任。叔业犹忧畏，而植等说之不已。叔业遣亲

人马文范至襄阳，问萧衍以自安之计，曰：“天下大势可知，恐无复自存之理。不若回面向北，不失作河南公。”衍报曰：“群小用事，岂能及远！计虑回惑，自无所成，唯应送家还都以安慰之。若意外相逼，当勒马步二万直出横江，以断其后，则天下之事，一举可定。若欲北向，彼必遣人相代，以河北一州相处，河南公宁可复得邪！如此，则南归之望绝矣。”叔业沉疑未决，乃遣其子芬之入建康为质，亦遣信诣魏豫州刺史薛真度，问以入魏可不之宜。真度劝其早降，曰：“若事迫而来，则功微赏薄矣。”数遣密信，往来相应和。建康人传叔业叛者不已，芬之惧，复奔寿阳。叔业遂遣芬之及兄女婿杜陵韦伯昕奉表降魏。丁未，魏遣骠骑大将军彭城王勰、车骑将军王肃帅步骑十万赴之；以叔业为使持节、都督豫、雍等五州诸军事、征南将军、豫州刺史，封兰陵郡公。

魏兵未度淮，己亥，裴叔业病卒，僚佐多欲推司马李元护监州，一二日谋不定。前建安戍主安定席法友等以元护非其乡曲，恐有异志，共推裴植监州，秘叔业丧问，教命处分，皆出于植。奚康生至，植乃开门纳魏兵，城库管籥，悉付康生。康生集城内耆旧，宣诏赉抚之。魏以植为兖州刺史，李元护为兖州刺史，席法友为豫州刺史，军主京兆王世弼为南徐州刺史。

乙卯，遣平西将军崔慧景将水军讨寿阳，帝屏除，出琅邪城送之。帝戎服坐楼上，召慧景单骑进围内，无一人自随者。裁交数言，拜辞而去。慧景既行出，甚喜。

崔慧景之发建康也，其子觉为直阁将军，密与之约，慧景至广陵，觉走从之。慧景过广陵数十里，召会诸军主曰：“吾荷三帝厚恩，当顾托之重。幼主昏狂，朝廷坏乱；危而不扶，责在今日。欲与诸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，何如？”众皆响应，于是还军向广陵。司马崔恭祖守广陵城，开门纳之。帝闻变，壬子，假右卫将军左兴盛节，督建康水陆诸军以讨之。慧景停广陵二日，即收众济江。

初，南徐、兖二州刺史江夏王宝玄娶徐孝嗣女为妃，孝嗣诛，诏令离婚，宝玄恨望。慧景遣使奉宝玄为主，宝玄斩其使，因发将吏守城，帝遣马军主戚平、外监黄林夫助镇京口。慧景将渡江，宝玄密与相应，杀司马孔矜、典签吕承绪及平、林夫，开门纳慧景，使长史沈佚之、谘议柳愷分部军众。宝玄率乘八柄舆，手执绛麾，随慧景向建康。

乙卯，遣中领军王莹都督众军，据湖头筑垒，上带蒋山西岩实甲数万。莹，诞之从曾孙也。慧景至查朐，竹塘人万副儿说慧景曰：

“今平路皆为台军所断，不可议进；唯宜从蒋山龙尾上，出其不意耳。”慧景从之，分遣千余人，鱼贯缘山自西岩夜下，鼓叫临城中。台军惊恐，即时奔散。帝又遣右卫将军左兴盛帅台内三万人拒慧景于北篱门，兴盛望风退走。

甲子，慧景入乐游苑，崔恭祖帅轻骑十馀突入北掖门，乃复出。宫门皆闭，慧景引众围之。于是东府、石头、白下、新亭诸城皆溃。左兴盛走，不得入宫，逃淮渚获舫中，慧景擒杀之。宫中遣兵出荡，不克。慧景烧兰台府署为战场。守卫尉萧畅屯南掖门，处分城内，随方应拒，众心稍安。慧景称宣德太后令，废帝为吴王。

竹里之捷，崔觉与崔恭祖争功，慧景不能决。恭祖劝慧景以火箭烧北掖楼。慧景以大事垂定，后若更造，费用功多，不从。慧景性好谈义，兼解佛理，顿法轮寺，对客高谈，恭祖深怀怨望。

时豫州刺史萧懿将兵在小岷，帝遣密使告之。懿方食，投箸而起，帅军主胡松、李居士等数千人自采石济江，顿越城，举火，台城中鼓叫称庆。恭祖先劝慧景遣二千人断西岸兵，令不得渡。慧景以城旦夕降，外救自然应散，不从。至是，恭祖请击懿军，又不许；独遣崔觉将精数千入渡南岸。懿军昧旦进战，数合，士皆致死，觉大败，赴淮死者二千余人。觉单马退，开桁阻淮。恭祖掠得东宫女伎，觉逼夺之。恭祖积忿恨，其夜，与慧景骁将刘灵运诣城降，众心离坏。

夏，四月，癸酉，慧景将腹心数人潜去，欲北渡江；城北诸军不知，犹为拒战。城内出荡，杀数百人。懿军渡北岸，景馀众皆走。慧景围城凡十二日而败，从者于道稍散，单骑至蟹浦，为渔人所斩，以头内鳅篮，担送建康。恭祖（击）[系]尚方，少时杀之。觉亡命为道人，捕获，伏诛。

宝玄初至建康，军于东城，士民多往投集。慧景败，收得朝野投宝玄及慧景人名，帝令烧之，曰：“江夏尚尔，岂可复罪余人！”宝玄逃亡数日乃出。帝召入后堂，以步障裹之，令左右数十人鸣鼓角驰绕其外，遣人谓宝玄曰：“汝近围我亦如此耳。”

初，慧景欲交处士何点，点不顾。及围建康，逼召点，点往赴其军，终日谈佛义，不及军事。慧景败，帝欲杀点。萧畅谓茹法珍曰：“点若不诱贼共讲，未易可量。以此言之，乃应得封！”帝乃止。点，胤之兄也。

萧懿既去小岷，魏王肃亦还洛阳。荒人往来者妄云肃复谋归国；五月，乙巳，诏以肃为都督豫、徐、司三州诸军事、豫州刺史、西

丰公。

己酉，江夏王宝玄伏诛。

六月，丙子，魏彭城王勰进位大司马，领司徒；王肃加开府仪同三司。

太阳蛮田育丘等二万八千户附于魏，魏置四郡十八县。

乙丑，曲赦建康、南徐、兖二州。先是，崔慧景既平，诏赦其党。而嬖幸用事，不依诏书，无罪而家富者，皆诬为贼党，杀而籍其赀；实附贼而贫者皆不问。或谓中书舍人王楞之云：“赦书无信，人情大恶。”楞之曰：“正当复有赦耳。”由是再赦。既而嬖幸诛纵亦如初。

是时，帝所宠左右凡三十一人，黄门十人。直阁、骠骑将军徐世叟素为帝所委任，凡有杀戮，皆在其手。及陈显达事起，加辅国将军；虽用护军崔慧景为都督，而兵权实在世叟。世叟亦知帝昏纵，密谓其党茹法珍、梅虫儿曰：“何世天子无要人，但依货主恶耳！”法珍等与之争权，以白帝。帝稍恶其凶强，遣禁兵杀之，世叟拒战而死。自是法珍、虫儿用事，并为外监，口称诏敕；王楞之专掌文翰，与相唇齿。

帝呼所幸潘贵妃父宝庆及茹法珍为阿丈，梅虫儿及俞灵韵为阿兄。帝与法珍等俱诣宝庆家，躬自汲水，助厨人作膳。宝庆恃势作奸，富人悉诬以罪，田宅赀财，莫不启乞，一家被陷，祸及亲邻；又虑后患，尽杀其男口。

帝数往诸刀敕家游宴，有吉凶辄往庆吊。

奄人王宝孙，年十三四，号为“伧子”，最有宠，参预朝政，虽王楞之、梅虫儿之徒亦下之；控制大臣，移易诏敕，乃至骑马入殿，诋诃天子；公卿见之，莫不慑息焉。

吐谷浑王伏连筹事魏尽礼，而居其国，置百官，皆如天子之制，称制于其邻国。魏主遣使责而宥之。

冠军将军、骠骑司马陈伯之再引兵攻寿阳，魏彭城王勰拒之。援军未至，汝阴太守傅永将郡兵三千救寿阳。伯之防淮口甚固，永去淮口二十馀里，牵船上汝水南岸，以水牛挽之，直南趣淮，下船即渡；适上南岸，齐兵亦至。会夜，永潜进入城，勰喜甚，曰：“吾北望已久，恐洛阳难可复见，不意卿能至也。”勰令永引兵入城，永曰：“永之此来，欲以却敌；若如教旨，乃是与殿下同受攻围，岂救援之意！”遂军于城外。

秋，八月，乙酉，勰部分将士，与永并势击伯之于肥口，大破之，斩首九千，俘获一万。伯之脱身遁还，淮南遂入于魏。

魏遣镇南将军元英将兵救淮南，未至，伯之已败，魏主召懿还洛阳。

甲辰，夜，后宫火。时帝出未还，宫内人不得出，外人不敢辄开；比及开，死者相枕，烧三〔千〕〔十〕餘间。

时嬖幸之徒皆号为鬼。有赵鬼者，能读《西京赋》，言于帝曰：“柏梁既灾，建章是营。”帝乃大起芳乐、玉寿等诸殿以麝香涂壁，刻画装饰，穷极绮丽。役者自夜达晓，犹不副速。

崔慧景死，懿为尚书令。有弟九人：敷、衍、畅、融、宏、伟、秀、檐、恢。懿以元勋居朝右，畅为卫尉，掌管籥。时帝出入无度，或劝懿因其出门，举兵废之；懿不听，嬖臣茹法珍、王柰之等惮懿威权，说帝曰：“懿将行隆昌故事，陛下命在晷刻。”帝然之。徐曜甫知之，密具舟江渚，劝懿西奔襄阳。懿曰：“自古皆有死，岂有叛走尚书令邪！”懿弟姪咸为之备。冬，十月，乙卯，帝赐懿药于省中。懿且死，曰：“家弟在雍，深为朝廷忧之。”懿弟姪皆亡匿于里巷，无人发之者；唯融捕得，诛之。

丁亥，魏以彭城王勰为司徒，录尚书事；勰固辞，不免。勰雅好恬素，不乐势利。高祖重其事干，故委以权任，虽有遗诏，复为世宗所留。勰每乖情愿，常凄然叹息。为人美风仪，端严若神，折旋合度，出入言笑，观者忘疲。敦尚文史，物务之暇，披览不辍。小心谨慎，初无过失；虽闲居独处，亦无惰容。爱敬儒雅，倾心礼待。清正俭素，门无私谒。

十一月，初，帝疑雍州刺史萧衍有异志。直后荥阳郑植弟绍叔为衍宁蛮长史，帝使植以候绍叔为名，往刺衍。绍叔知之，密以白衍，衍置酒绍叔家，戏植曰：“朝廷遣卿见图，今日闲宴，是可取良会也。”宾主大笑。又令植历观城隍、府库、士马、器械、舟舰，植退，谓绍叔曰：“雍州实力，未易图也。”绍叔曰：“兄还，具为天子言之；若取雍州，绍叔请以此众一战！”送植于南岷，相持恸哭而别。

及懿死，衍闻之，夜召张弘策、吕僧珍、长史王茂、别驾柳庆远、功曹吉士瞻等入宅定议。茂，天生之子；庆远，元景之弟子也。乙巳，衍集僚佐谓曰：“昏主暴虐，恶逾于纣，当与卿等共除之！”是日，建牙集众，得甲士万餘人，马千餘匹，船三千艘。出檀溪竹木装舰，葺之以茅，事皆立办。诸将争橹，吕僧珍出先所具者，每船付二张，争者乃息。

是时，南康王宝融为荊州刺史，西中郎长史萧颖胄行府州事，帝遣辅国将军、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刘山阳将兵三千之官，就颖胄兵

使袭襄阳。衍知其谋，遣参军王天虎诣江陵，遍与州府书，山声云：“阳西上，并袭荆、雍。”衍因谓诸将佐曰：“荆州素畏襄阳人，加以唇亡齿寒，宁不暗同邪！我合荆、雍之兵，鼓行而东，虽使韩、白复生，不能为建康计；况以昏主役刀敕之徒哉！”颖胄等得书，疑未能决。山阳至巴陵，衍复令天虎赍书与颖胄及其弟南康王友颖达。天虎既行，衍谓张弘策曰：“用兵之道，攻心为上。近遣天虎往荆州，人皆有书。今段乘驿甚急，止有两函与行事兄弟，云‘天虎口具’；及问天虎而口无所说，天虎是行事心膂，彼间必谓行事与天虎共隐其事，则人人生疑。山阳惑于众口，判相嫌贰，则行事进退无以自明，必入吾谋内。是驰两空函定一州矣。”

山阳至江安，迟回十馀日，不上。颖胄大惧，计无所出，夜遣呼西中郎城局参军安定席阐文、谘议参军柳忱，闭斋定议。阐文曰：“萧雍州蓄养士马，非复一日。江陵素畏襄阳人，又众寡不敌，取之必不可制；就能制之，岁寒复不为朝廷所容。今若杀山阳，与雍州举事，立天子以令诸侯，则霸业成矣。山阳持疑不进，是不信我。今斩送天虎，则彼疑可释。至而图之，罔不济矣。”忱曰：“朝廷狂悖日滋，京师贵人莫不重足累息。今幸在远，得假日自安。雍州之事，且藉以相毙耳。独不见萧令君乎？以精兵数千，破崔氏十万众，竟为群邪所陷，祸酷相寻。‘前事之不忘，后事之师也。’且雍州士锐粮多，萧使君雄姿冠世，必非山阳所能敌。若破山阳，荆州复受失律之责，进退无可，宜深虑之。”萧颖达亦劝颖胄从阐文等计。诘旦，颖胄谓天虎曰：“卿与刘辅国相识，今不得不借卿头！”乃斩天虎送示山阳，发民车牛，声云起步军征襄阳。山阳大喜。

甲寅，山阳至江津，单车白服，从左右数十人诣颖胄。颖胄使前汶阳太守刘孝庆等伏兵城内，山阳入门，即于车中斩之。副军主李元履收馀众请降。

柳忱，世隆之子也。颖胄虑西中郎司马夏侯详不同，以告忱，忱曰：“易耳！近详求婚，未之许也。”乃以女嫁详子夔，而告之谋，详从之。乙卯，以南康王宝融教纂严，又教赦囚徒，施惠泽，颁赏格。丙辰，以萧衍为使持节都督前锋诸军事。丁巳，以萧颖胄为都督行留诸军事。颖胄有器局，既举大事，虚心委己，众情归之。以别驾南阳宗夬及同郡中兵参军刘坦、谘议参军乐蔼为州人所推信，军府经略，每事谘焉。颖胄、夬各献私钱谷及换借富货以助军。长沙寺僧素富，铸黄金为龙数千两埋土中。颖胄取之，以充军费。

颖胄遣使送刘山阳首于萧衍，且言年月未利，当须明年二月进

兵。衍曰：“举事之初，所藉者一时骁锐之心。事事相接，犹恐疑怠；若顿兵十旬，必生悔吝。且坐甲十万，粮用自竭；若童子立异，则大事不成。况处分已定，安可中息哉！昔武王伐纣，行逆太岁，岂复待年月乎？”

戊午，衍上表劝南康王宝融称尊号；不许。十二月，颖胄与夏侯详移檄建康百官及州郡牧守，数帝及梅虫儿、茹法珍罪恶。颖胄遣冠军将军天水杨公则向湘州，西中郎参军南郡邓元起向夏口。军主王法度坐不进军免官。乙亥，荆州将佐复劝宝融称尊号；不许。夏侯详之子骁骑将军稟为殿中主帅，详密召之，自建康亡归。壬辰，至江陵，称奉宣德皇太后令：“南康王宜纂承皇祚，方俟清宫，未即大号；可封十郡为宣城王、相国、荆州牧，加黄钺，选百官，西中郎府、南康国如故。须军次近路，主者备法驾奉迎。”

竟陵太守新野曹景宗遣亲人说萧衍，迎南康王都襄阳，先正尊号，然后（将）〔进〕军；衍不从。王茂私谓张弘策曰：“今以南康置人手中，彼（扶）〔挟〕天子以令诸侯，节下前进为人所使，此岂它日之长计乎！”弘策以告衍，衍曰：“若前涂大事不捷，故自兰艾同焚；若其克捷，则威振四海，谁敢不从，岂碌碌受人处分者邪！”

初，陈显达、崔慧景之乱，人心不安。或问时事于上庸太守杜陵韦叡，叡曰：“陈虽旧将，非命世才；崔颇更事，儒而不武；其赤族宜矣。定天下者，殆必在吾州将乎？”乃遣二子自结于萧衍。及衍起兵，叡帅郡兵二千倍道赴之。华山太守蓝田康绚帅郡兵三千赴衍。冯道根居母丧，闻衍起兵，帅乡人子弟胜兵者悉往赴之。梁、南秦二州刺史柳惔亦起兵应衍。惔，忱之兄也。

帝闻刘山阳死，发诏讨荆、雍。戊寅，以冠军长史刘浚为雍州刺史；遣骁骑将军薛元嗣、制局监暨荣伯将兵及运粮百四十馀船送郢州刺史张冲，使拒西师。元嗣等怨刘山阳之死，疑冲，不敢进，停夏口浦；闻西师将至，乃相帅入郢城。前竟陵太守房僧寄将还建康，至郢，帝敕僧寄留守鲁山，除骁骑将军。张冲与之结盟，遣军主孙乐祖将数千人助僧寄守鲁山。

萧颖胄与武宁太守邓元起书，招之。张冲待元起素厚，众皆劝其还郢，元起大言于众曰：“朝廷暴虐，诛戮宰辅。群小用事，衣冠道尽。荆、雍二州同举大事，何患不克！且我老母在西，若事不成，正受戮昏朝，幸免不孝之罪。”即日治严上道，至江陵，为西中郎中兵参军。

湘州行事张宝积发兵自守，未知所附。杨公则克巴陵，进军白

沙，宝积惧，请降，公则入长沙，抚纳之。

卷第一百四十四

齐纪十

和皇帝中兴元年 春，正月，丁酉，东昏侯以晋安王宝义为司徒，建安王宝寅为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乙巳，南康王宝融始称相国，大赦；以萧颖胄为左长史，萧衍为征东将军，杨公则为湘州刺史。戊申，萧衍发襄阳，留弟伟总府州事，愴守垒城，府司马庄丘黑守樊城。衍既行，州中兵及储^侍皆虚。魏兴太守裴师仁、齐兴太守颜僧都并不受衍命，举兵欲袭襄阳，伟、愴遣兵邀击于（治）[始]平，大破之，雍州乃安。

魏主时年十六，不能亲决庶务，委之左右。于是幸臣茹皓、赵郡王仲兴、上谷寇猛、赵郡赵修、南阳赵邕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，魏政浸衰。赵修尤亲幸，旬月间，累迁至光禄卿；每迁官，帝亲至其宅设宴，王公百官皆从。

二月，甲申，萧衍至竟陵，命王茂、曹景宗为前军，以中兵参军张法安守竟陵城。茂等至汉口，诸将议欲并兵围郢，分兵袭西阳、武昌。衍曰：“汉口不阔一里，箭道交至，房僧寄以重兵固守，与郢城为掎角；若悉众前进，僧寄必绝我军后，悔无所及。不若遣王、曹诸军济江，与荆州军合，以逼郢城；吾自围鲁山以通沔、汉，使郢城、竟陵之粟方舟而下，江陵、湘中之兵相继而至，兵多食足，何忧两城之不拔！天下之事，可以卧取之耳。”乃使茂等帅众济江，顿九里。张冲遣中兵参军陈光静开门迎战，茂等击破之。光静死，冲婴城自守。景宗遂据石桥浦，连军相续，下至加湖。

荆州遣冠军将军邓元起、军主王世兴、田安之将数千人会雍州兵于夏首。衍筑汉口城以守鲁山，命水军主义阳张惠绍等游遏江中，绝郢、鲁二城信使。杨公则举湘州之众会于夏口。萧颖胄命荆州诸军皆受公则节度。虽萧颖达亦隶焉。

府朝议欲遣人得湘州事而难其人，西中郎中兵参军刘坦谓众曰：“湘土人情，易扰难信，用武士则浸渔百姓，用文士则威略不振；和欲镇静一州，军民足食，无逾老夫。”乃以坦为辅国长史、长沙太守，行湘州事。坦先尝在湘州，多旧恩，迎者属路。下车，选堪事吏分诣十郡，发民运租米三十馀万斛以助荆、雍之军，由是资粮不乏。

三月，乙巳，南康王即皇帝位于江陵，改元，大赦，立宗庙、南北